

三五 我看大明湖

常聽見人說，讀了老殘遊記去遊大明湖，一定會感到失望或幻滅，因為百花隄沒有花，歷下亭碰不到名士，大明湖不是湖，乃是一條小河，夾岸長滿了蘆葦。還有些粗心的人，既不注意時間，也不注意地方，在歷下亭邊找千佛山的倒影，在滿天雲霧裏看鵲華秋色，找不到，看不見，就懷疑老殘撒謊，或更斷定是文人誇誕。大明湖因為老殘遊記的描繪出了名，也因為好多遊人指出它的名不副實，使齊魯山水都減了聲價。

從劉鶚遊濟南到現在，不過半世紀多點，大明湖真老了醜俗化了嗎？照我看，明湖也許變了，變的可並不多。「荷花世界柳絲鄉」，還是照樣，只是種荷花的人，因為老殘一類的白吃蓮蓬，亂摘蓮花的客人太多了，培植了一排一排的葦牆，把荷花一區一區的圈起來。只留下幾條深水的通路，給閒人蕩槳。花是看不見，花香可沒有關住，你也可以從蘆葦縫裏窺見芬芳鮮豔的花海的一斑。你想要認識湖的全貌嗎？請到北極閣上看，請到城頭馬路上看，一城山色半城湖，滿湖荷花繞湖柳，並沒有什麼誇張。千佛山的倒影，一定在天高氣清的秋天，在鐵公祠前的湖面寬處，才看得分明。想認識大明湖的光明如鏡。也須在秋天冬天的蘆葦枯萎後。你要到千佛山頭興國寺的敞廳遠眺，或是坐上飛機往下看，黃河是一條寬而黃的長帶子，小清河是一條綠的頭繩，大明湖正是仙女放下來的一面亮晶晶的鏡臺。荷花是可以遠觀，不可以褻玩的，明湖也跟廬山一樣，要認識它的真面目，須要站的高一點兒遠一點兒。

坦白與說謊

我看大明湖

大明湖的特徵是安靜樸素，有含蓄，有用處。多少名泉的水，又新鮮，又乾淨，不分冬夏晝夜，流進流出，沒有聲響。冬天不結冰，夏天不咆哮，颶風不起洶湧的波濤，下雨沒有決隄的洪流。畫舫上難聽見笙歌管弦，繞湖岸多半是幽居蕭寺，連暮鼓晨鐘也沒有，整天是靜悄悄的。水上一隊一隊客兒賣蓮花的小兒女，也只是拈花示意，並不吵着叫着賣。當地的諺語說：「湖裏的蝦蟆乾鼓肚。」以晝夜聒耳，不知趣，不看風色著名的蛙，到這裏都「守口如瓶」，停止了兩部鼓吹。雖然不一定由於什麼皇帝的金口玉言，總要算一種難解的奇蹟。在這種寂靜的環境裏，宜於畫畫，宜於寫詩，更適於哲學家藝術家的深思。齊魯的先哲們喜歡講：「訥於言而敏於行」，「吉人之詞寡」，「惡夫佞者」，「多言多敗」，在我看都跟大明湖的德性有一脈相通的地方。

湖的西岸有圖書館，花木樓閣，具備名園的風致，金石古物文獻充滿在裏邊。漢畫堂內擺着兩千帖字畫。水面的大小畫舫，湖中湖旁的亭臺祠廟，到眼都是很雅致的對聯匾額。用墨不多，可都是精心結構。有的形容活現，有的韻味深長，有嚴正的教條，有蘊藉的嘲諷。北極閣是「山光水色一望收」，歷下亭是「宛在水中央」，水心亭是「天心水面」，鐵公祠是「綱常萬古，節義千秋」。你可以看見「會須盡剪青蘆葉，教放花香到客船」的感慨題壁，你可以看見幾方丈的小閣都會掛「臨湖築圃，負郭耘香」的木刻聯語。查查題款，不出於唐宋的有名大家，就出於明清的飽學才子。想想看吧，杜工部李北海在歷下亭歌詠過，曾子固蘇子由對百花隄滄浪亭寫過文章，李清照的柳絮泉，張養浩的幽居，都離湖不遠。李滄溟王漁洋周書昌馬國翰，又都是當地的詩人學者，他們歌誦明湖的長詩短歌，考訂歷史的大書小簡，隨時隨地可以讀得到找得出。「濟南名士多」，從這些方面看，卻不是

空話。

大明湖跟洞庭、太湖、烏梁素海不一樣，那是儲水的湖，爲長江大河流不完的廢水臨時找個地方。它跟北平的昆明湖、杭州的西湖，也性質不同，那是看的湖，玩的湖，點綴風景有餘，潤澤民生不足。大明湖在當地人看起來，只是水田的一種，與小清河沿岸的一切水田一樣，年年要出藕出魚，割蘆葦，收香稻。湖田又肥，水又足，生產量多，消費市場又近，所以價值也特別高。白蓮花長到五六尺高，大條的藕又脆又甜。圓圓的蓮子，又飽滿又有分量。種蓮把地種瘦了，就一塊一塊的改作漁塘，春天一放是幾萬條魚秧，喂的是湖裏的青草，到秋天就長到一斤來重。放去了塘水，魚鱗映着夕陽，密密匝匝，扒扒亂跳，真是一寸湖水一寸金。養魚的人笑了，魚價也便宜了。

山東人在厚重裏有瀟灑，在純樸裏有靈秀，在平凡裏有器用，接觸的越久越能發現心靈的美。大明湖正是山東人的象徵。我在湖邊作客，住過整整三年，我玩味過它的春夏秋冬，我領略過它的晴雨晝夜，理解的越深，越覺到它的可愛可親。我愛齊魯，我愛明湖，在「一天一地一聖人」的省分，我體味到中華民族的優秀面和「地靈人傑」的真意義。

(四十一年六月九日)

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民國五十年九月新一版發行	每冊基價五角 (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)
謊說與白坦 *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	
著作者 梁容若 發行人 劉甫琴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	總發行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四五三六九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 臺灣開明書店

秦榮

(77 P.)